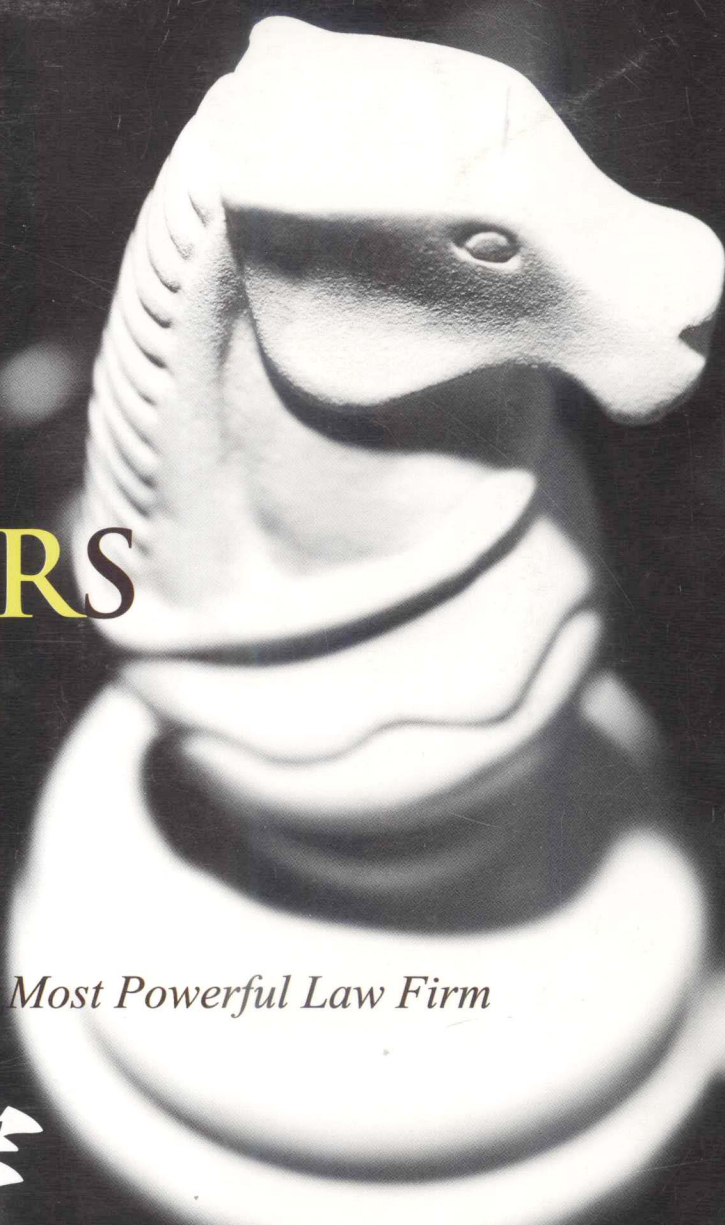




MASTERS OF THE GAME

Inside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Law Firm

赢家

揭秘全球最具权势的
律师事务所

KIM EISLER

[美] 金·艾斯勒 著 付瑶 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013055333

D971. 265

27

赢家

揭秘全球最具权势的
律师事务所

MASTERS OF THE GAME

Inside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Law Firm

[美] 金·艾斯勒 著 | Kim Eisler

付瑶 译



北航

C1663441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赢家:揭秘全球最具权势的律师事务所/(美)艾
斯勒(Eisler, K.)著;付瑶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3.7

书名原文:Masters of the game
ISBN 978-7-5118-5039-3

I. ①赢… II. ①艾…②付… III. ①律师事务所—
介绍—美国 IV. ①D9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6977 号

赢家:揭秘全球最具权势的律师事务所
[美]金·艾斯勒 著
付瑶 译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柯 恒
责任编辑 柯 恒
装帧设计 马 帅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印制 沙 磊

开本 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282 千
版本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7-5118-5039-3

定价:45.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MASTERS OF THE GAME:
INSIDE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LAW FIRM
BY KIM EISLER*

Copyright ©2010 BY KIM EISL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YSTEL & GODERICH LITERARY MANAGEMENT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Law Press ·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2278

目 录

前 言 统治着世界的律所	1
第一章 根基、建设、壮大、扩张	7
第二章 波托马克河上的好莱坞	15
第三章 追 忆 流 年	35
第四章 陆军部与国务院的交锋	45
第五章 沙利文上尉是不是已经去越南了？	52
第六章 “沙利”把副总统炒了	60
第七章 格里高利·克雷格	69
第八章 青 年 才 俊	74
第九章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82
第十章 跑龙套的主角	88
第十一章 升降机操作员之子	93
第十二章 谦 谦 君 子	105
第十三章 假的真不了	109
第十四章 雪茄与玫瑰花	114
第十五章 战 胜 病 魔	121
第十六章 “我不是一株盆栽”	127
第十七章 与苹果无关的苹果汁	145
第十八章 接 棒	151
第十九章 菜 鸟 间 谍	158

第二十章 当《国家调查者报》遇到文艺复兴	164
第二十一章 斯万克·希拉里	175
第二十二章 大块头橄榄球明星：以讹传讹	180
第二十三章 本尼特兄弟的神话	187
第二十四章 希拉里：第一客户	201
第二十五章 一个萨米特与一出悲剧	207
第二十六章 都是帽针惹的祸	214
第二十七章 埃 利 安	228
第二十八章 赦 免 名 单	236
第二十九章 金色降落伞	241
第三十章 华盛顿的出书盛宴	257
第三十一章 来自伊利诺伊的黑马	264
第三十二章 豪 门 恩 怨	271
第三十三章 阿拉斯加的官场风云	278
第三十四章 余 言	292

前言

统治着世界的律所

2009年4月7日，一个平常的春日，华盛顿这一年的春天依旧微凉，而且多风。就在这一天，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了“威廉姆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威廉姆斯-康诺利）的门前。律所位于闹市区，门口并没有穿制服的守门人，进出办公楼的人也不必接受检查；其实在华盛顿这并不稀奇，这个城市大多数办公楼的门口都没有人看守。

从面包车前排司机旁边的护卫座椅上跳下来一个男子，体格还算健硕，此人头戴黑色墨镜，乱蓬蓬的一头白发，看上去神情严肃，双唇紧闭，不容侵犯，他拉开汽车的中门。车上下来的是刚刚脱罪不久的阿拉斯加人泰德·史蒂文斯参议员、他的妻子凯瑟琳、他们的两个女儿，还有几位律师，好几个人都拎着厚重的公文包，脸上露出职业性的笑容。唯独史蒂文斯的首席代理律师例外，他始终站在刚才下车的位置，面带不悦之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是一种“不言自怒”。

他就是小布兰顿·沙利文。三个星期前，也就是2009年3月11日，他刚过了自己的六十七岁生日。他的长相有点显老，在普罗维登斯日校读高中的时候，他的同班同学用“骇人”这个词来形容他，学校毕业班年刊的编辑称他为“我们崇敬的领导者”。沙利文有一个绰号，叫作“乔治·沙利”，之所以称他为乔治，是为了纪念这个国家的第一位总统乔治，据说那位总统长相也异于常人，并且领导能力卓越。

在过去的三十五年，沙利文所辩护的委托人几乎全都能避开有罪判决，只有一次例外。如果有人在沙利文面前提到那个案子，他会瞬间暴跳

如雷。在这三十五年之中,沙利文所有的委托人中,仅有一位后来被关进了监狱,就连沙利文自己都承认:“当有委托人找到我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山穷水尽了。”

几周之前,华盛顿的联邦法院宣布史蒂文斯多项罪名成立,即使是那个时候,沙利文也没有一刻怀疑这个联邦陪审团的判决会被推翻,而他的委托人史蒂文斯最终会躲过一场牢狱之灾。

当然,沙利文对陪审团的决定也很失望,但是他向史蒂文斯保证绝对不会有事,问题只是有罪判决会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被推翻。事情的发展正如预期,在当今的刑法体系下,有罪判决可能很快被推翻。尽管成功翻案,布兰顿·沙利文并不是那种赢了案子就找不到北的律师。“我可不会手舞足蹈,”每一次在法庭上成功胜诉之后,他都会这样冷酷地嘟囔一句。一周之前,司法部长艾瑞克·霍尔德对外宣布将不再推进对史蒂文斯的起诉,这个表态相当于提前爆出了主审法官埃米特·沙利文(此人与我们这位沙利文律师并非本家)将会驳回本案,实际上是推翻了之前陪审团的一致判决。沙利文在此案中不但帮助自己的委托人成功翻案,也使得作为检方的政府不可能再有机会对同一被告提起诉讼。在沙利文的职业生涯中,这是一次干净利索的决定性胜利。关于这位传奇律师的故事已经口耳相传了很多年。版本大约如此:对于布兰顿·沙利文接手的任何一个案件来说,这些案件中的联邦或者州检察官自己进监狱的风险,比沙利文的委托人被判有罪的可能性还要大。表面上看,这样的想法实在违反常理,是律师界的夸大其词。但是,本案的确确实验证了上面的说法。一边是曾经的被告史蒂文斯大摇大摆地走出法庭,另一边是昔日起诉他的检察官们开始接受“廉政”调查。在联邦政府起诉这位资深参议员的案件中,原告一方动用了大量的政府资源,但是,被告一方显然并不好对付——检方手中的证据微不足道:史蒂文斯没有如实披露自己曾经接受的馈赠,包括一把椅子、一个烧烤架、几盏圣诞节用的灯饰,还有房屋维修服务。

此时的沙利文已经从车边缓步走到了人行道上,他在心里默默思量着自己在法庭上的又一次无罪辩护。对于威廉姆斯-康诺利这个华盛顿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律师事务所来说,今天只不过是无数个凡常日子当中平淡的一天,沙利文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四十多年。许多年以前,在一场全国瞩目的庭审转播中,沙利文的律所成功地为枪杀美国前总统的嫌疑人进行了辩护,法庭最后给出了无罪判决。沙利文的一个合伙人在庭审之后炫耀:

“又是一天,又有美元进账了。”沙利文心里也许这样想,但是嘴上一定不会这么说。他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虽然这句话一语道出了律所的经营理念,但沙利文选择不去大肆张扬。

回到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办公楼,沙利文发现自己的电话机里已经有一堆留言。其中包括他的委托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前掌门人迪克·格拉索;他的十来个律师同行,因为行为不端受到起诉;某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还有正在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严格审查和起诉的高科技巨头。简言之,他就是美国最受追捧的刑事辩护律师。他能有今天的声望,全赖日积月累,得来实属不易。他并不是一个喜欢张扬的人,也不会主动向媒体爆料说今天的成就让他十分享受。当人们关注他所做的事情,他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来惹人眼球,就如刚刚结束的史蒂文斯案那样。但是,他也并不完全排斥媒体,因为适度曝光对于提高声望和吸引客户的好处不言而喻。威廉姆斯-康诺利仅有一处办公地址,走进这座办公楼的大厅,沙利文经常会思考同样一个问题:这栋大楼已经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一个存在,从这里散发出来的巨大影响力已经渗入各个领域,从政治到商业,再到体育,当然还包括法律。他亲眼目睹了自己和许许多多合伙人接手大案要案,然后取得巨大的成功。2009年的这个春天,沙利文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无论是从影响力,还是从声望来说,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写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的书,但是,如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很少了,特别是与威廉姆斯-康诺利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十来位顶级合伙人相比——后者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给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出难题,给美国总统和外国领导人当智库,安排和指导媒体与记者见面会,甚至在美国职棒大联盟总决赛的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九位思想保守、行动缓慢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可能也希望自己能对美国人的生活和美国的法律产生那样的影响,但是,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沃伦法院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渐渐淡出美国人的生活。华盛顿法律的权力中心已经从联邦最高法院巍峨的大理石建筑,转移到了闹市商业区这座不起眼的大厦之内。就算人们还主张最高法院拥有改变美国人生活的终权力,他们也不得不承认,通向法庭的道路,如今必须经过威廉姆斯-康诺利。

沙利文的右胳膊习惯性地搭在参议员史蒂文斯的背上,他们此刻所在地向西不到一英里的位置,是华盛顿最有权势的办公室之一,也就是白宫

顾问办公所在地。格里高利·克雷格正在这里工作,他是奥巴马总统提名的白宫顾问,在被提名之前,他和沙利文一样,都是威廉姆斯-康诺利的合伙人。克雷格正忙着考虑自己应该推荐的下一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而他的建议对人选的最终确定将起到重要作用。热门人选包括埃琳娜·卡根,美国新任司法部副总检察长,向南的几个街区之外就是她的办公室。毫无疑问,她此时正为了决定联邦政府应该支持最高法院审理的哪些案件而忙碌。司法部副总检察长不仅是这个国家最受尊重的司法要职之一,也是迈向最高法院大法官宝座的敲门砖,对于美国法律本身的走向自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克雷格一样,卡根也曾经是威廉姆斯-康诺利的律师。克雷格心目中另一个人选是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她与克雷格同样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结果是索托马约尔在这一回合中获得了提名,不过多数人都预计,卡根迟早会得到同样的机会。

沙利文办公室的北面几个街区之外,是《华盛顿邮报》所在地。几十年来,这份美国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一直是威廉姆斯-康诺利的客户。然而,如今律所和报社之间的关系,已远远超越了应对诽谤指控的辩护和对争议新闻进行审查的业务范围。《华盛顿邮报》新的发行人是凯瑟琳·韦茅斯,与卡根一样,她也曾经是威廉姆斯-康诺利的律师,深谙律所的历史和传统,多年耳濡目染之下,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律所人。从法庭坐车回来,沿途窗外是这个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商标和标牌,看到这些大名鼎鼎的公司名称,沙利文联想到了很多曾经和自己共事过的合伙人的名字。理查德·霍夫曼是万豪集团的副总裁。朱迪思·米勒是贝泰公司的法务总监。妮可·塞里格曼如今是索尼公司董事会的高层。斯文·霍姆斯是争议不断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发言人。杰夫·金德勒是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公司辉瑞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立普妥(降胆固醇处方药物)和伟哥都出自这家公司。旁边驶过的一辆公交车,车身上是华盛顿职棒大联盟球队的广告。职业棒球界最炙手可热的掌门人、波士顿红袜队总裁拉里·卢基诺曾经在威廉姆斯-康诺利干了三十个年头。是机缘巧合,也可能是冥冥之中上天注定,拉里从律师界转战体育赛场,接手了史上运气最差(也有人说是被诅咒)的棒球队,并且创造了奇迹。

这些人中,最有权势者依旧在这栋楼里工作着,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并不远。在十一层的一角是合伙人罗伯特·巴奈特的办公室。他此时正

在办公室里踱着步,脑子里想的是他那些重量级的客户。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已经到了美国,他要举行一次讲座和几次演讲。劳拉·布什随时可能打进电话。莎拉·佩琳当时还是阿拉斯加州的州长,她打电话来谈的内容是她的一本书,该书的出版可以帮她解决2012年参选总统所需的部分经费,同时也可以使她持续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如果这个时候有另外一通电话打进来,巴奈特就要让佩琳等一等了,因为那很可能是前总统乔治·布什打来的,他要谈的是本人的自传。办公室里的电视机开着静音模式,但是巴奈特可以不时看到更多的客户在电视上露面:沃尔夫·布利策、凯蒂·库里克、克里斯·华莱士、乔治·威尔、鲍伯·伍德沃德,还有艾伦·格林斯潘。著名访谈节目“会见媒体”的主持人提姆·卢瑟生前曾是他的客户,也是密友。政坛巨子或者媒体精英,已经卸任者或者正在任期内的,还有候任者,似乎在有所动作之前都要跟巴奈特打声招呼,就连发表演说也要习惯性地事先征询他的意见。

离巴奈特办公室不远,确切地说,就在他的楼下,是希拉里和比尔·克林顿夫妇的首席私人律师大卫·肯达尔的办公室。此人来自中西部地区,行事极为低调,对于这对总统夫妇不为人知的一面,他比其他任何人都知道得更多。他还代理着其他十来个律师同行的私人法律事务,同时也是莫哈默德·阿法耶兹家族的首席法律顾问,该家族的一个公子哥,正是与戴安娜王妃一起殒命巴黎的那位。肯达尔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媒体律师之一,总会比别人抢先一步得知报纸刊登的内幕,不论是《华盛顿邮报》还是风格迥异的《国家询问者》。他的客户既包括这些重量级刊物的老板,也包括他们报道的形形色色的知名人物。

沙利文总是把威廉姆斯-康诺利的大楼想象成海军陆战队的兵营。《美国律师》杂志最近的一篇报道对这个律所有这样的描述,说他们的窗户其实是炮楼,而窗户上悬挂的不是窗帘,而是炮筒。沙利文还蛮喜欢这样的描述,他仿佛天生就是干律师的料,而法庭则是他战斗的地方。他曾经写道:“和海军陆战队队员一样,我们投入全部的精力,使尽浑身解数,替我们的委托人辩护。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正如《职业行为准则》规定的那样,我们必须有积极热情的态度。”事实上,掌管白宫的格里高利·克雷格就像作战指挥官,巴奈特则坐镇楼上。这栋闹市区的大楼不仅是军营,更像一个战时指挥部。他们在指挥什么呢?可以说无所不包。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他们的势力范围从辉瑞制药公司一直延伸到芬威棒球场。

没人为他们做宣传,他们的成就仅在圈内口耳相传,范围只限于那些需要知道情况的相关人士。如今,因为史蒂文斯案的曝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案件和案件背后的故事,这种关注的程度以往并不多见,也多多少少让沙利文感到不舒服。走出法庭,或者对于不熟悉这个城市律师俱乐部的人来说,他们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沙利文、克雷格或者巴奈特这些风云人物的庐山真面目。就算华盛顿政界最犀利的政治名嘴,也未必能把他们几位认全了。尽管这样,如果美国人想要了解到底是哪些人在实际上操纵着华盛顿的全局,他们就不能不知道下面这些人的名字:沙利文、巴奈特、克雷格和肯达尔;当然,还有拉里·卢基诺,棒球队掌门只是他众多身份之一。“九”这个数字对于美国法律生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上面这五位律师,很可能让“五”这个数字更胜一筹。

第一章

根基、建设、壮大、扩张

美国的许多城市是以其最高建筑而为人所知的：夏洛特城的银行大厦、哈特福德或者杰克森威尔的保险公司大楼、芝加哥的威利斯（原希尔斯）大厦和莱格利大厦。华盛顿是我生活的城市，我在这里读完了大学，城市里随处可见的是低矮的楼房，成百上千栋。如果说建筑的外形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某个人的话，那么，这里的建筑让人想起的一定是山姆·雷伯恩（Sam Rayburn）或者西奥多·比尔博（Theodore Bilbo），而肯定不是亚伯拉罕·林肯。^{*}华盛顿的建筑不得高于十三层。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国会通过了《建筑高度法案》，起因是当时修建的一幢十四层高的建筑被公众认为有损城市形象。该法案明确规定了华盛顿地区范围内所有新盖的建筑物都不得高于美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从那以后，对建筑高度进行规定的法案不断经历修改，但底线从未改变：那就是华盛顿特区绝对不会成为摩天大楼林立的城市。

威廉姆斯-康诺利位于华盛顿市中心，如果你在附近转上一圈，又碰巧知道《马丁代尔-胡贝尔法律目录》这样一本律师圈内熟知的行业指南，你就会发现，附近那些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大楼，却是美国最有权势的律师事务所的所在地，其中包括维纳布尔（Venable）、欧华（DLA Piper）、温斯顿和斯特朗（Winston & Strawn）、美迈斯（O' Melveny & Myers）、豪森（Hogan & Hartson）。也许这些名字听上去没有那么耳熟，但是每个名字都代表了一

^{*} 从体型上来说，前两位个头矮胖，而林肯身形高挑，较瘦。——译注

个超大规模的律师事务所,每个律所都有成百上千的律师。这些律师每天的工作并非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充满戏剧性。行事高调的人物往往引来旁人的侧目。华盛顿法律圈内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共识,那就是律师们都认为如果到了不得不上庭的地步,意味着你已经输了。美国前劳工部长雷蒙德·多诺万曾遭欺诈罪起诉,结果当庭无罪释放,而他在庭审结束之后说的一句话在圈内广为流传,让人玩味——“我到哪儿才能把名声给找回来呢?”

根据律师协会的数字,华盛顿律师人数达到了十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在管理机构工作。有的律师就职于联邦机构,大家知道的仅仅是这些机构的简称:ICC、FCC、FEC、FERC、FDA、OTS 和 USDA。只要你能想到一个这样的机构名称,那里面肯定就有律师。那些积极的农业领域律师为 USDA 服务;而同样是美国农业部,悲观者喜欢用 DOA 这个缩写。如果你想到一个缩写,但是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个机构,请耐心等待,迟早会有这么一个机构出现的;相信总有那么一班所谓专业领域的专家,随时准备蠢蠢欲动。

华盛顿这个城市有太多的管理机构的律师、银行业律师、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律师(光是制药公司就聘请了几千个律师)、房地产律师、离婚律师(人数不多,业务繁忙)、劳工律师、就业律师、交易顾问,还有那些吵吵闹闹的白领辩护律师——当 FBI 或者 IRS 的人翻你垃圾箱里的东西时,你可能会想到给他们打电话。当然,不是每个律师都有幸进入威廉姆斯-康诺利与布兰顿·沙利文共事。不过,身处这个大环境,一定意味着更多的机会,而威廉姆斯-康诺利也并非外人所想的那样遥不可及。

有些律师在国会游说,尽管许多游说者并非律师,只是之前在国会工作过。有些人在法学院进修过,其他人则没有法律背景。华盛顿并非特例,但是这里从来就不缺倒霉蛋——就连大腕也难免会遇上从演讲台上意外摔倒的事。作为律师,你可以给自己找到一个独特的专业领域。华盛顿就有这样一个律师,他专门代理那些受到指控的间谍或者漂亮小姐,抑或漂亮小姐碰巧又是间谍。这样的人最终会成为柏拉图·卡切里斯的客户。卡切里斯的父辈从希腊移民美国,他本人在过去几年代理过的大名人相当多。在伊朗门丑闻中,柏拉图是福恩·霍尔的代理律师,福恩颇有姿色,曾经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奥利弗·诺斯的秘书,而奥利弗则是布兰顿·沙利文最有名的客户之一。当年诺斯想要在联邦机构展开调查之前把机密

文件偷偷带出白宫,据传是利用了福恩,让她把这些文件放在裙子和胸罩里捎了出来。柏拉图现年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看上去依旧精神矍铄,手挽漂亮的女委托人,泰然自若。

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柏拉图代理过莫妮卡·莱温斯基——这并不是因为她的长相如福恩一样甜美,但是,很显然,这样长相的女人对某位来自阿肯色州的美国总统还是颇具杀伤力的。更重要的是,假若你是落魄的间谍——就像出卖了老东家的前中情局特工奥尔德里奇·艾姆斯,或者变节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罗伯特·汉森,后者就是电影《双面特工》主人公的原型——那么,柏拉图一定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柏拉图可能没有机会再战荧屏了。但是,他总能替委托人达成最有利的协议。如果委托人面临死刑判决,那么柏拉图能让死刑变成终身监禁。如果委托人面临终身监禁的判决,那么柏拉图能让终身监禁变成少于四十年的刑期。在柏拉图辉煌的时代,人们不惜驱车几百英里来法庭观摩他的庭审现场,而现在,他几乎不再参加任何庭审了。

卡切里斯是个魅力十足守旧派。他热情有礼,对媒体很友好,人们很容易就会喜欢上他。如果有记者写了称赞他的报道,他还会送去感谢的字条。与情报打交道的人不会忘记在名片夹里放上一张卡切里斯的名片。第一次去位于亚历山大市的联邦监狱跟双面间谍奥尔德里奇·艾姆斯见面时,卡切里斯开门见山地伸出手介绍自己:“我是柏拉图·卡切里斯。”

奥尔德里奇看着眼前这个人,心中充满敬畏和喜悦。他很骄傲地大声说道:“我当时一直在想请律师的事情,之后我就见到了柏拉图·卡切里斯。”

第一眼看上去,柏拉图是一个有点让人生畏的华盛顿大腕。他身穿从伦敦定制的塔斯马尼亚精纺美利奴羊毛西装,价值 1500 美元。人们难免会说他是一个“华盛顿有权有势的人”,但是,尽管表象如此,他其实与自己的圈子还是有点格格不入。柏拉图不在大律所工作。总有一些大公司想要聘请他。每隔五年或者差不多时间,因为大律所提出的条件太具有诱惑力了,他会接受聘请,从自己的小办公室一头扎进熙熙攘攘的大律所。但是,每次他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柏拉图没办法按照公司的期望为公司赚进大把钞票。他没办法强迫委托人出钱,要他跟客户收每小时 1000 美元的咨询费,他实在张不开嘴。他不会在委托人之间投机取巧收取双倍佣金,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在华盛顿并不少见。如果一个律师可以在五分钟时

间里同时跟两个客户谈生意,那么他可以向两个客户都收取最低咨询费。在同一家律所工作的律师可以用这一招让自己在同行中脱颖而出,比别人更容易早日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他们毫无职业道德可言,如果按照他们的收费来计算时间,那么他们的一周就不仅仅是七天了。这样的高效率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黑莓手机,这个高科技产品显然已经成为法律职业提高利润的好帮手。当然,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律师行业的收费猫腻已经变成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现在开始请来专门的公司负责查账,如果查到律所多收的费用,就把这笔退款与调查公司平分。律所里面另一个收费陷阱是对文书服务多收钱,特别是影印服务。一个年轻的律师刚进入弗里德、弗兰克、哈里斯、施莱弗和雅各布森律师事务所(Fried, Frank, Harris, Shriver & Jacobson)——这是总部设在纽约的一家颇有影响力的律所,主要客户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他得知,为客户影印文件的时候,每页收取两毛五分钱。我们年轻的律师听了很诧异,他自己算下来,每页的实际成本不到九分钱,还包括人工在内。当他把这个情况反映到上层管理部门的时候,他得到的回答是:影印收入是律所一个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柏拉图讨厌没完没了地开会,他对闲扯没什么兴趣。也没有看到过他用那些高科技的电子设备。他没有黑莓,从来不会把自己埋在文件堆中,而且不会多计时或者多收费。那些眼睛只盯着美钞的财务人员来催他交计费收入表格时,他往往还没来得及及填那些表。在华盛顿的律师界,他的外表看上去最像是大公司的代表,但实际上他根本不是唯利是图的人。在大律所令人窒息的环境下待了短短几个月,他就离开了,回到了自己一个人执业的状态,一切似乎又重返原点。仅仅看一个人的外表,并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这个人。柏拉图这位生活在今时今日的律师,他的故事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一个教训,而并非虚构的神话。

华盛顿闹市区的中心,大概是第13大街和F大街那一片区域,曾经是无人地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我在《时代》找了一份差事,公司的办公室在第16大街和I大街之间,距离白宫大概两个街区,旁边就是颇有格调的海伊亚当斯饭店。我的工作带着一个装水果的红色网袋,走到五个街区之外的公交车站;网袋里面装满了胶卷。这些珍贵的胶卷最终会被装上大巴,运往纽约市中心的港务局站,那里有人接应。胶卷随后会被送到洛克菲勒中心时代-生活杂志大楼,交到《时代》的摄影编辑手中。

《时代》本来也很乐意给我打车费,但我当时还是一个连三餐都吃不饱

的大学生。当然,填饱肚子是没有问题了,因为《时代》会给每天晚上八点之后还工作的员工提供晚餐补助,我就是其中一个。计程车司机其实并不乐意拉一趟七毛五分钱的活儿(没错,当时就是这个价),毕竟,华盛顿精英云集的老牌律所“卡温顿和伯林”(Covington & Burling)就在同一栋大楼的不同楼层,所以这栋大楼经常有著名的律师出出进进。于是,我就把打车钱塞进口袋省下来,自己走路到公交车站。卡温顿和伯林律师事务所最有名的合伙人之一就是迪恩·艾奇逊,此君曾经是杜鲁门执政期间的国务卿。他看上去有如一个外交官的标杆,头戴圆形礼帽,眉毛已经灰白,但依然浓密。我意识到自己非常幸运,因为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在不经意间就遇到这类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有一天下午,我甚至和他同乘一部电梯上楼。电梯里还有几个不断抱怨的秘书,她们刚吃完午饭回来,叽叽喳喳。她们先下了电梯,而我还待在里面,因为只有如此我才能跟一位重量级历史人物有机会独处。我这样做还是很值得的。他的眼睛落在我身上,眉毛动了动。“逆境中我们才能激流勇进,”艾奇逊的话意味深长。这里就是华盛顿的一个缩影。

尽管如此,我开始担心自己私吞下来的打车费会不会辜负了艾奇逊的鼓励。我这么做是不是和那些收双倍咨询费的律师成了一丘之貉?我更愿意把省下来的打车费看成作战奖赏。在那样的年代,独自一人走过那几个街区是正常人不会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自杀式的行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早期,从美国国会大厦往东的第15大街没什么人走。成群的老鼠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在蓝色的大垃圾桶里外乱窜。步行在华盛顿最危险的街区,就要目视前方。在L大街和K大街人行道两边,活跃着一排排的妓女。她们站在街边,就像是观看总统就职游行的人群那样熙熙攘攘。你得永远记住不要和陌生人对视,因为那样做十分危险。如果听见有人大叫,你也不要停下脚步。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抢劫或者枪击事件,但我知道时有那样的事情发生。

当年那个从小地方来的少年曾经走过的路,今天已经不再那么恐怖了。从办公室到公交车站一路上的色情小店和路边的妓女已经成为历史。原来老的灰狗车站被改建成了现代的办公大楼——由于是新古典主义设计风格,该建筑受到了保护,不能拆除重建。在办公大楼的一楼大厅里,人们还能看到乘客候车区,但已仅仅是摆设,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是一个繁忙的大巴车站。这里看上去有点怀旧的气息,但是,现实中的灰狗车站可没